



人文精神与当代文化丛书

康德的想象力理论

宫 睿◇著

Kant's Theory of Imagination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人文精神与当代文化丛书

康德的想象力理论

宫 睿◇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康德的想象力理论 / 宫睿著.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620-4171-9

I. 康… II. 宫… III. 康德, I. (1724~1804)—想象力—研究 IV. B51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7334号

- | | |
|------|---|
| 书 名 | 康德的想象力理论 KANGDE DE XIANGXIANGLI LILUN |
| 出版发行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政编码 100088
邮箱 zhengfadch@126.com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010) 58908586(编辑室) 58908285(总编室) 58908334(邮购部) |
| 承 印 | 固安华明印刷厂 |
| 规 格 | 880mm×1230mm 32 开本 10.375 印张 240 千字 |
| 版 本 |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620-4171-9/B·4131 |
| 定 价 | 29.00 元 |
| 声 明 |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 由印刷厂负责退换。 |



总 序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法国思想家布莱兹·帕斯卡尔对人之所以伟大的概括可谓精道：“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于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人仅是一根苇草。生命倏忽即逝，常伴苦痛悲哀。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他能发现他者的奥秘，能汲取万物所长，能反思自身的一切，能在顺天安命中坚韧前行，能将大悲苦化为大智慧。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人的伟大，全在于他是会思想的苇草。

思想使人成为一种文化的存在，换言之，文化与人同在。人要使世界“人化”，还要使自己“人化”，这是文化所包含的双重内涵。人不仅依照自身的方式理解世界，还用自己的想法和希望把天然的外部世界改造为适合自己的人化世界。现今每个人观察他所生存的环境，随处都可以发现被改造后的人化世界的存在。同时人也“向文而化”，也可以称作“化人”。



“化人”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以各种方式修饰、设计自身的存在形式，包括自身的外在模样、居住场所乃至饮食方式等；其次包括人的社会化，在人们所组成的不同群体间形成相对复杂的社会生活关系；第三个层面是为自己及其所在的不同层级的群体形成某种生活样式，也就是形成具有某种特性的文化体系，这是“化人”的最高形式。世界的“人化”与人本身的“化人”是双重交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创造了璀璨辉煌的外在文明，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内在世界；个体为自己寻找到了绵延的意义，不同群体、民族、国家也因此具有内在的根基。

对人而言，文化是人之成为人的生存事实，是促使人发展、决定人未来面貌的主要因素。其中，人自身的“化人”，尤其是对于人何以生存、如何生存等问题的回答，即“化人”层面最高形式的探讨，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如《周易》所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反观当下，世界“人化”的速度更显迅猛。科学和技术使人类的视野、活动范围扩展到以往人类无法想像的地步，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正在经历难以预测的改变，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及其结构、体制的变化同时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世界的“人化”在促进人自身“人化”的同时更给后者带来严重的挑战。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已经充分感受到，两者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相互促进。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矛盾、科技与人文的冲突、不同文明之间的紧张似乎更加复杂和严重，“人类究竟该何去何从”、“人类的根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心灵如何安顿”等古老的问题再次被重新提起。人们并没有在相对富足的外在世界中建构充实的内心世界，人空虚、自我放逐乃至异化的现象，



层出不穷。观乎人文，成为时代的呼声。

观乎人文，在当下中国尤其重要。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曾创造出丰富、独特并极富魅力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渗透着浓厚的人文情怀。但随着近代化的进程，传统的中国文化受到严重挑战。近二百年来，各种文化思潮及主张伴随曲折的民族振兴道路冲突、融合，中国人在传统与现代、中方与西方交汇中苦苦寻找自身的精神家园。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而文化层面依然具有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特征，并在转型进程中日渐呈现多元发展的面貌和趋势。可以说，能为全民族真正认同、足以为国民信仰和信念支撑的精神文化，还正处于重建之中。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伴随思想问题的多元化与复杂化，当下中国急需构建一种符合时代潮流、民族特色、社会需要的文化方向。

人文精神与当代文化丛书，主要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几位青年教师，依托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出于对时代精神与中国现实的体认，力求结合自己的研究，探讨具有转型特质与多元趋势的当下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性、面貌和趋势。我们的目的，是为最终推进当下中国的人文精神与文化风貌尽绵薄之力。丛书的组成相对灵活，凡是从某种角度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能够蕴含文化的底蕴和品位，能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某种资源或启迪，都可收入丛书。

我们深知，人文精神与当代文化建设，问题宏大、复杂、艰深，意义深远，问题的解决尚需各方持续努力。我们也将为此矢志不渝。

感谢对于丛书的出版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所有朋友！同时特



别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编辑丁春晖先生为丛书出版所做的辛苦工作。

张丽清

2012年1月10日



Preface

前言

前言

一、解题

康德使用的“想象力”一词德文为“Einbildungskraft”。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想象力”是一种“能力”(Kraft, power)。人们一般认为与“Einbildungskraft”相对应的英文词是“imagination”，而“imagination”兼有“想象”和“想象力”两重含义，“想象”指的是一种意识行为，甚至意识中的表象，但只在“想象力”的意义上，“imagination”才与“Einbildungskraft”的含义重合。^{〔1〕}德语有另一个词指作为一种意识行为的想象，即“Einbildung”。在开篇就澄清词义是为了明确这项研究的方向，它不是讨论作为意识行为的想象^{〔2〕}，而是讨论作为一种能力的想象力。更进一步说，想象力是一种主体性的能力，

〔1〕 有的学者为了突出这层含义，用“force of imagination”来翻译“Einbildungskraft”。如 John Sallis: *Force of Imagin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这么说绝不是认为这不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例如，在现象学中作为意识行为的想象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参见 Edmund Husserl: *Phantasie, Bildbewusstsein, Erinnerung* (*Gesammelte Werke, Band XXIII*),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0; Edward S. Casey: *Imagining: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0.



这直接与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纲领相关。一般而言，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是指从在对象本身之中发现知识转向对于认识者本身的能力、条件及其范围的研究。本项对于康德的想象力的研究，也处在“哥白尼式革命”这一思想方式的统领之下。

随着康德原著译本的陆续出版，对康德哲学似乎有了更多关注。不过，对康德哲学的专题性研究并没有跟上这一步伐，而对康德哲学的系统深入研究就更少了。我以“想象力”作为研究康德的一个切入点，含有对康德哲学进行一个尝试性的系统研究的意图。康德哲学固然重要，但是选取一个概念、一个观点作为提纲挈领的线索并非易事。孤立地解读康德哲学的一部著作，最多只会为某一特定的领域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原则，这与揭示康德哲学的根本旨趣尚有距离。寻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既从解读康德哲学中的单一概念入手，又兼具透视康德哲学整体的效果，就成为本书中尝试努力的方向。“想象力”（*Einbildungskraft*）这一概念恰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想象力并不是只见于某一部著作的孤立概念，从康德早期的一些文章到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实用人类学》中，“想象力”一直处于康德的思想视域之内。无论在认识理论、审美理论中，还是在道德理论中，想象力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任何一个概念都不可能孤立于思想家的整体思想之外，想象力对于康德哲学来说也是如此。但想象力对于康德哲学的重要性，不只是因为它在康德哲学的诸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因为想象力还对这诸多方面的统一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支持，想象力可以贯穿起康德哲学体系的主要方面。更为具体地说，康德哲学体系的统一是自由与自然的统一。但这种统一并不是将诸多不同的内容拼凑在一起，而是要确立自由原则对于



自然原则的优先性意义。于是在对康德哲学做出统一性的重构的同时，也要强调康德哲学的这一根本立场，这种强调也是通过对想象力的分析而彰显出来的。对于康德的先验哲学的根本立场的申明，是在和海德格尔对康德想象力的阐释的辩驳中进行的。这一方面表明了想象力问题与康德哲学的根本立场的关联；另一方面也使康德哲学处于同现代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哲学）的对话之中，从而敞开了更为宽广的思想视域。

二、研究状况

对于康德想象力的研究，我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想象力的概念史著作一般都会论及康德的想象力，甚至将康德的想象力理论看作是想象力概念发展中的一个决定性环节。这类著作有《想象力的觉醒》（*The Wake of Imagination*）、《创造性的想象力》（*The Creative Imagination*）、《想象力：观念史的研究》（*Imagination: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Ideas*）、《想象力与人的本质》（*Imagination and Human Nature*）、《想象力》（*Imagination*），^{〔1〕}等等。这类著作对康德的想象力无一例外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是由于篇幅所限，对康德想象力的讨论又都没有充分展开。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概念史的著作对于康德想象力的讨论大多是从某一角度入手，比如，考察想象力中所含的创造性因素在康德哲学中的发展等。在这样一个思路的支配下，就不可能穷尽一个思想家思想的方方面面

〔1〕 Richard Kearney, *The Wake of Imagination: Ideas of Creativity in Western Culture*, London, Hutchinson, 1988; James Engell: *The Creative Imagination: Enlightenment to Romantic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J. M. Cocking: *Imagination: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Routledge, 1991; Livingston Welch: *Imagination and Human Nature*,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35; Mary Warnock: *Imagin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面，如只从创造性因素考察康德的想象力就会忽略康德的想象力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

第二个方面是对于康德想象力的分析哲学方向的研究。这主要有一些文章，有“想象力与知觉”（Imagination and Perception）、“康德经验理论中的想象力的角色”（The Role of Imagination in Kant's Theory of Experience）、“康德的想象力观点”（Kant's View of Imagination）等^[1]。其中的作者不乏分析哲学的名家。在这个方向上的讨论主要是以《纯粹理性批判》为资源，基本不涉及《判断力批判》。因此他们仅仅将想象力作为一种认识能力进行探讨，只分析它在经验知识中的作用。比如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将想象力看作是必然参与到知觉活动中的因素，或是经验知识的必然条件。这种观点与他在《感官的界限》（*The Bounds of Sense*）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将《纯粹理性批判》只看作是对经验知识的可能性条件的说明。这种研究方式对于康德的想象力的分析也是不够的，因为忽视了《判断力批判》中的想象力，当然更不会涉及两部著作中“想象力”的区别与联系。另一种不足可能在于他们的观点本身，他们只就客观知识的可能性条件来看想象力，只涉及认识论因素，忽视了康德的“想象力”中所蕴涵的本体论因素。

第三个方面是由海德格尔在“康德书”中对康德的先验想象力的分析所引发的，在广义的现象学背景下对康德想象力的研究。这类的著作中最为著名的是海德格尔的《康德与形而上

[1] P. F. Strawson, "Imagination and Perception", *Kant on Pure Reason*, ed. by Ralph C. S. Walk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W. Sellars: "The Role of Imagination in Kant's Theory of Experience", *Categories: A Colloquium*, ed. by Henry W. Johnston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78; J. Michael Young: "Kant's View of Imagination", *Kant - Studien* (79. Jahrgang, Heft 2), 1988.

学的基本问题》（即《康德书》），其它的著作还有《想象力与存在》（*Imagination and Existence*）、《康德的想象力与解释》（*Imag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Kant*）、《康德的想象力理论》（*Kant's Theory of Imagination*）等等^{〔1〕}。这些著作都以康德的“想象力”为主要论题，并不局限在康德的某一部著作，而是从康德哲学的整个体系去考察想象力，比如《康德的想象力理论》一书就是对康德想象力最为全面的研究。但是这些著作所采用的理论背景与康德哲学的意旨并不一致，虽然它们做出了许多很有启发性的思考，但这些思考是否符合于康德哲学的本义则值得省察。最为典型的是海德格尔的解释，他将康德的认识论完全放在了他本人的此在生存论中考察，以此作为取舍标准，先验想象力就成为了此在的生存论的展开条件。又如《康德的想象力与解释》一书将想象力看作是一种解释性的因素，并以此解释康德的美学和目的论，进而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看作是对一种文化哲学的说明。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从这三个方面的研究的简述中可以看出，对于康德的想象力，可以从不同方向做各种的解释。我在讨论中将从不同的方面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有时他们的研究在积极的意义上促进了本书的思路的形成，有时我在与他们的辩驳中推进了思想的发展。

三、论题

在本书中，我要阐明的主题是：康德的“想象力”不仅是

〔1〕 Frank Schalow, *Imagination and Existenc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6; Rudolf A. Makkreel, *Imag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Kant: The Hermeneutical Import of the Critique of Judg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Gibbons, Sarah, *Kant's Theory of Imagin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客观知识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审美经验的内在根据，甚至与人的道德性活动也有着重要的关联。更为重要的是，想象力可以为康德哲学中的这些不同层次的统一提供支持。这一主题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不同的子题。第一个子题涉及康德的认识理论中的想象力，即“想象力是客观知识的不可获缺的先天条件”。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对想象力的论述集中于“先验演绎”与“先验图式论”。在“先验演绎”中，想象力是一种综合表象的能力，它是作为认识的一种可能性条件提出的。在“先验图式论”中，康德认为正是先验想象力产生了先验图式，它是一种知性与感性之间的中介性能力。而它之所以可以承担起这一中介作用，在于它本质上是先验时间的规定。无论在哪个意义上，想象力都可以看作是客观知识活动发生的必然条件，想象力也由此指向了相对于认识活动的更深层次。这一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讨论先验演绎中的想象力。这一章首先说明先验演绎的一般任务，由此说明想象力在先验演绎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将结论落实于想象力是一种主观的表象综合的能力。当然，论述中会涉及到许多细节问题，如三重综合之间的关系、产生想象力与再生想象力的区别、统觉与想象力的关系等。接下来自然会涉及第一版演绎与第二版演绎的区别。我尝试着从想象力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解答；第二章为“想象力与先验图式”，主要说明为什么需要“先验图式”，图式为什么能够沟通感性和知性，以及先验图式如何作为先验想象力的产物。最后的结论落实于对想象力的时间因素的分析；第三章是对前面文本解释工作的总结和意义引申，说明想象力是认识活动可能的一个根本条件，并由此说明康德哲学中的主体性的意义与独特性。

由主题展开的第二个子题为“想象力是审美经验的内在能

力根据”。审美经验是相对于客观知识而言的。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提出了反思性的判断力以区别于规定性的判断力，这标志着康德思想视野的一个重要的转变。这一部分相应地被划分为以下三章。第一章对反思性的判断力与审美判断力进行一般性的讨论。之所以专辟章节讨论这一问题，是因为反思性的判断力的提出标志着康德思想方式的一个重大变化，它为康德的哲学研究敞开了新的领域，许多深刻而重要的问题被纳入了康德的思想视野。而审美判断力如何作为反思性的判断力的一个分支也就成为了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第二章结合“美的分析”中的四个契机分别讨论了审美经验的特征，以及在这四个契机中想象力所分别发挥的作用，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般性地说明想象力在审美经验中的作用，尤其是想象力与知性的关系，说明二者的“自由游戏”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对于这两者的关系的说明同时也参照了认识判断力中的情况。想象力与知性的这种关系的变化是从规定性的判断力向反思性的判断力的转变的一个具体的体现；第三章说明审美经验如何作为生活经验。首先我将援引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马克里尔（Rudolf Makkreel）的解释，将审美经验引向更为普遍、也更为深刻的层次。通过对“共通感”和“生命感”这两个概念的解释，揭示出审美经验所蕴涵的生活经验的层次。当然，在这种解释中，想象力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生活经验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或是生活经验中的解释性因素的来源，在现象界中却无从寻找。因此，生活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在于先验的道德法则的存在。道德的自由王国既是经验的前提，又是其目的论归宿。这也可以称之为先验论证。但这个先验论证的探寻同客观认识的先验论证结构一样，需要对主体能力进行省察。想象力的作用由此而突出。于是我在第三部分



中将说明本书的第三个子题——“想象力可以说明自由原则对于自然原则的先验意义，从而也可以将想象力看作是一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能力”。想象力作为感性与知性及理性的中介，又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理性的概念不只是浮于经验之上，个人经验也并非只为自然法则所支配。但自然与自由的通道也并非现成地铺设出来，正是想象力为这种沟通提供了可能。因为想象力呈现出他者的在场，超越于现象在场的拘囿。想象力的综合功能的本质在于它完成的是不在场的表象与在场的表象的综合。这一表象综合功能不仅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同时也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因为根据想象力，不在场的理性概念才与在场的现象结合起来。因此可以说，想象力是由自然王国跃入自由王国的可能性条件。第三部分的题目就是想象力与道德的关系。在这一部分的第一章中，我将从“崇高的分析”入手，说明道德性是如何体现于现象界的，而崇高的先天能力的能力根据是想象力与理性二者之间的一种悖论性的关系；在这一部分的第二章中，我的分析转向《判断力批判》的第二部分“目的论判断力批判”。表面上看，在目的论理论中，想象力并没有过多的出现，但是想象力作为支持理性直观化的能力根据，却也正是目的论的精髓所在。这一章又依据文本相应地分为两节，一是自然的目的论，二是道德的目的论，而自然的目的论却是道德目的论作为最终的归宿。无论是自然的目的论中的解释性因素，还是道德目的论中的理性因素，都与想象力有着潜在关联，或者这样说，想象力的运作方式和原则同样在目的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目的论的完成也就标志着康德哲学体系的大致完成。由此，又可以推论出想象力对于康德哲学体系的重要性。

最后的结论要承担以下任务：第一章将系统地说明想象力



在康德思想中的发展，想象力不是一个阶段性概念，无论是在康德早期著作中，还是在其晚期著作中，想象力都出现了。但想象力的广泛存在造成了它的定义的不统一，而这里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些不同的想象力概念能否获得一种统一性。进一步的问题是在想象力概念的变化中，支配这些变化的因素是什么。在不同理论背景中，所需要的可能只是想象力的某一方面的功能。而想象力所表现出的这种多重性特征，恰是想象力的重要性和深刻性的最好说明。在第二章中，我将针对海德格尔的康德阐释展开专门的论辩。海德格尔将先验想象力看作是此在生存论的引发机制。在此基础上，他将康德的先验哲学看作是基本本体论的先导。前面（尤其是第三部分）的分析将表明海德格尔的解释忽略了先验想象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它与理性概念的关系，因此也忽视了道德性在康德哲学中的根本性意义。而海德格尔对先验想象力阐释的偏失也导致了他对先验哲学理解的偏失。本书的立意之一就是要重新确立康德的先验哲学的意义。在这个“重新确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康德哲学的原有结构进行重构，比如将审美经验解释为生活经验的层次，但这绝非本书的最终立场。这种重构的目的是要说明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道德的优先性是始终存在的，所谓“生存论”或“生活世界”并不具有最终的本原的意义。对海德格尔的这一回应就使康德哲学处于与现代哲学的对话之中。我认为，康德哲学是可以对现代哲学的一些观点（如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做出积极回应的。在结论的最后一章中，我将说明想象力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这种意义就体现在由想象力所揭示的不同的本体论层次的统一中。康德哲学的统一是自然原则与自由原则的统一，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并不是直接就可以达到的，它需要某种中介的环节才能将自由确立为自



然的先验原则，才能实现二者的统一。想象力揭示了自然的客观知识世界与自由的道德原则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生活经验”的世界。这个“生活经验”的世界是自由与自然相统一的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个生活经验的世界必然地共生于客观知识的世界。客观知识只是表明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实在的世界之中。这虽然可以看作是一个本体论的基点，但显然仅仅确立这么一个基点是不够的。我们与事物的关系还包含着我们行为的以及情感的因素。这就是生活经验的层次，然而这个层次也不具有终极的意义，康德的分析表明了这个层次的可能性寓于自由原则之中，正是通过这种关系，自然与自由才被统一了起来。